

正續通鑑論經世編

武進陳致祥
題簽

和甫

祥

通鑑策論經世編卷之五

柏鄉魏裔介貞菴纂

賈捐之罷珠厓對

漢元帝初元二年

臣聞堯舜禹之聖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德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畔。孝文皇帝偃武行文。當此之時。斷獄數百。賦役輕簡。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天下斷獄萬數。民賦煩役重。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是皆靡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正。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憫恤之念。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子。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頊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

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羗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向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

按珠厓即今瓊州地武帝時開置雖其人數反然既屬王化豈宜棄之但元帝柔懦兵將多不用命且遇其時關東饑饉捐之之議是以得行其文辭近於贍美矣而風骨則弱遠遜伊

曾祖長沙太傅矣

劉向為甘延壽陳湯論功

漢元帝建昭五年

鄧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躡康居屠三重城塞歛侯之旗斬鄧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懾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鄧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虺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

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厲有功、勸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寡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強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圭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令公卿議封焉。

按此書雄健，足為甘陳吐氣。

谷永訟陳湯疏

漢成帝建始四年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牙爪，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息

將帥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外方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阮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惟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鼙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惟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按漢之奏疏得體者多不若後世之繁冗谷永此疏簡動明切與司馬相如上書諫獵皆可以為程式。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漢成帝陽朔二年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

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益生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厯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在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為卑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授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內外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思。

按向之封事。指陳外戚王氏之禍。將有移鼎之變。昭昭甚明。成帝雖召見。歎息悲傷。終不能用其言。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蓄。樂其所以亡也。

班婕妤辭同輦載共養太后於長信宮

漢成帝鴻嘉三年

初許皇后於班婕妤。皆有寵於上。上嘗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

君皆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輩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班婕妤進侍者李平得幸亦為婕妤賜姓曰衛其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嫫毐召入恣性尤醉粹左右見之皆噴噴嗟賞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淳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為婕妤貴傾後宮許皇后班婕妤皆失寵於是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害及主上冬十一月甲寅許后廢處昭臺宮后姊謁皆誅死親屬歸故郡考問班婕妤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想如其無知想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婕妤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

劉輔諫立趙婕妤書

漢成帝永始元年

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士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愧於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人婢不可以為主天人之不予必有禍而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心不敢不盡死上使侍御史收縛輔掖庭秘獄

按輔宗室之臣也。其言激切為社稷計耳。成帝乃收縛掖庭秘獄。後雖減死罪論為鬼薪。豈不知其言之正哉。特觸情縱欲耳。悲夫。

王莽匿情求名

漢成帝永始元年

初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太后憐之。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教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為言。五月乙未。封莽為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故在位者更推薦之。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而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即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按人品邪正。在於真偽。故夫子立觀人之法。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而。又與子張言。聞達之辯。所以為世道人心計也。王莽以姻戚之臣。矯偽飾詐。交結延譽。此天

下之大奸也。彼其富而且貴，意欲何求？蓋見漢室將弱，欲得宰輔之權，以行其私。雖其初未必有篡弑之謀，而非有忠君愛國之忱也。乃一時之人，為其所愚，即名士如戴崇、金涉、陳湯者，俱入其籠罩之中。何哉？王安石有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曰：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愚謂王莽之偽易知，若安石匿情求名，言偽而辯行僻而堅，少正卯之流，非蘇洵、呂誨烏能早識其奸偽乎？後世君相於匿情求名之類，其慎察勿使誤天下蒼生也。

劉向諫起昌陵疏

漢成帝永始元年

臣聞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孝文皇帝嘗美石廓之固，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固南山猶有隙。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丘壠皆小葬，其甚微。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於防墳四尺，延陵季子葬其子，封墳揜坎，其高可隱，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鳬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牧兒持火照求亡羊，燒其

藏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於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繇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陛下即位。恭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絕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犀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臣甚懼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眾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惟陛下上覽明聖之制。以為則。下觀亡秦之禍。以為戒。初陵之模。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眾庶。

按帝王薄葬。自是賢明遠見。向之此疏。引証甚明。凡為人主所宜觀省。非但成帝然也。成帝誤聽將作大匠解萬年之言。作治昌陵。五年不成。天下徧被其勞。感向此疏。乃罷其役。是亦改過不吝之一端。君子有取焉。

谷永論神怪疏

漢成帝永始三年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遂興輕舉黃冶變化之術者。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澹澹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拒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秦始皇使徐福發男

女入海求神采繫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按鬼神福善禍淫非祀典之正者媚禱美益仙人之說世艷稱之然清虛淡泊可以延壽白日冲舉但傳聞其說未有一人真見之者寧可信也谷永此疏云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其語似有所受非臆說也宣賈誼董仲舒之遺論與

朱雲上書斬張禹

漢成帝元

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者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延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輒之以旌直臣

按成帝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以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而禹自見年老子孫弱詭詞以對成帝遂聽禹言而不疑王氏雲謂之鄙夫真直臣也知其直而不用獨何心哉

劉向請興禮樂

漢成帝綏和元年

捷為郡于水濱得古曆十六枚。議者以為善。詳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豆管絃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悖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丈辟。受刑戮者。不絕。由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歐以刑罰。終已不改。按向顯訟宗室。譏刺王氏。賈董之傳也。使成帝能用之。興化之治。何難。而阻於王氏之黨也。悲夫。

班彪漢成帝贊

漢成帝綏和二年

臣姑充後宮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善脩容義。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顏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奏議。可述。遭世陳平。上下和睦。然湛於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

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按成帝博覽古今。亦聰穎之資也。然湛於酒色。則神智昏昧。故趙氏亂內。外家擅朝。熒惑守心。天變亟矣。不罷逐王氏。斥遠飛燕。乃聽術士之言。以丞相翟方進當之。竟何益哉。鑑言王氏之禍。始於成帝。余謂成帝之所以自亡其身者。則由於飛燕姊妹也。使清明其德而強固其身。振肅綱紀。斥遠聲色。威福由己。即王氏亦自求退矣。

耿育寃訟陳湯

漢成帝綏和二年

甘延壽陳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欲專主威。排妬有功。使湯塊然被見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熒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亡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壽後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俾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古

聽邪臣鞭逐斥遠使逃亡分竄死無處所速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為嫉妬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

按劉向谷永皆為陳湯訟功而此書尤為激切沈痛令人感慨君子聞鼙鼓則思將帥之臣有以也

師丹諫其皇不宜立廟京師

漢元帝建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其皇太后其皇后以前陶其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其皇號諡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昏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其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其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其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室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孰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其皇也

按是時群下多順指言宜稱皇立廟而丹之言若此可謂直矣然浸不合上意卒用朱博之

議殊有乖於大禮也

王嘉上時政疏

漢哀帝建
平三年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途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免。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十數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舉劾苛細。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司隸刺史。或上書告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故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善治民之吏。

有音茹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闕畧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

按二千石臨民之要職也宣帝時最重之其後權日以輕而吏治敝嘉之此疏亦非迂濶

鮑宣上書民有七亡七死

漢哀帝建
永四年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口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今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貧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事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亡也盜賊劫畧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讐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饉六死也時氣疫疾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致邪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豈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恭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嚴穴誠冀有一毫毛豈徒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

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戶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傳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董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錫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強可用獨立姦人之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傳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

按人君在位以天下為己之天下以官爵為己之官爵故往往恣睢縱情任意予奪殊不知天下乃天之天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苟失其道則拂乎人心而天命去之矣哀帝之時民生凋敝已極七亡七死可為流涕太息方且尊寵佞幸之臣斥遠經術之士宣語雖刻切而未見采納所謂吾未如之何者也

楊雄諫不許單于朝見疏

漢哀帝建平四年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